

huitouwangwang

回头张望

冯俐◎著



YZL10890145145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回头张望

冯俐◎著

huítóuzhāngwàng



YZLI0890146146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头张望 / 冯俐 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106-03365-1

I. ①回… II. ①冯…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3399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天河十月

版式设计: 江语佳

责任校对: 杨 柳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回头张望

冯 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365-1/I·0755

定 价 32.00 元



冯俐肖像(素描 1994)

赵小刚 作

其实,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耕耘,无论他对自己的专业有多么一门心思,也总会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和零碎的对生活的感受,这些零碎就像是散落的麦穗儿,不拾就没了,拾起来就是好好的东西。

啰嗦几句(自序)

我以短篇小说开始写作,后来则做了专业编剧,所以,在我的意识里,写作是将生活进行化学变化的过程。首先寻得一颗种子,然后把它种进心田,不断地以各种直接的间接的生活体验来滋养它,让它在想象的空间成长,直到长成一棵大树或是长成一片麦田,然后再收获了示人,圆满完成了这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才是我的写作本分。

散文随笔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与生活的关系很近、很直接,又因为篇幅不大,往往是想好了之后一气呵成,所以总觉得像捡了便宜似的“赚”来的,像捡麦穗、像拾贝。我的这类作品加起来总共不过百十来篇二十来万字,只占了我现有作品总字数的小零头。最早发表的散文作品则是1984年《丑小鸭》杂志上的《星星草》。上大学期间因为给当时最兴盛的杂志写稿,稍稍密度大些,再往后,又越来越少。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把过去的散文随笔结集成册。我觉得我的那一部分文字很生动、很活泼。

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借着这个机会我擦去家里某个书架上的浮尘,按着旧杂志的摆放顺序,重新翻看了自己的百余篇旧作,在2011年春天的某一个周末,我在那堆发黄的杂志报纸堆中独自完成了一次跨度二十多年的回头张望。

突然想起几个月前(2010年秋天),偶然途经我的母校——中央戏

剧学院所在的东棉花胡同东口，扭头向胡同里头张望的那一瞬，我突然涌出一股冲动，回来之后在一张废纸背面写了几行散乱文字：……我向西边望去/迎着下午五点钟的太阳/炫目的光柱裹挟着二十四个夏天/到秋天的记忆/透过路边斑驳的枝叶/细碎的光影悠长/现实中早已消失的鸽哨/在记忆中轰然回响/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光/蓦地全部集合/集合成为一个短暂而深远的张望……

2011年春天翻看旧作的感觉跟2010年秋天我站在东棉花胡同东口的那一瞬间是一样的。

台湾诗人洛夫在《边界望乡》中有这样的诗句：……望远镜中扩大数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内伤……

思乡与回顾青春类似——过往的一切，由于有了距离和时间的推动，猝不及防之间往往会产生令人招架不住的力道。

与我的各种影视戏剧作品相比，这些短小的文章也许更“原生态”。它们记录了一个文学、文艺青年二十多年来的生存状态。虽然有幼稚的时候，有张狂的时候，有自以为是的时候，有自说自话的时候……但都很真实，看上去也很有趣。

此次我收录了发表过的70%左右的散文随笔，并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最后附录了我的处女作《小路，在桃林深处……》（发表于《西安工人文艺》1983年第6期），作为一个特别的纪念吧。

感谢中国煤矿作协和《阳光》杂志社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站在45岁的门槛儿上，面向曾经的岁月，回头张望。

2011年5月

目 录

M U L U

001 啰唆几句(自序)

001 星星草

004 走进外面的世界

056 “好汉”涓涓

059 关于琼瑶作品的奇谈

062 冯巩,你“挺好的”

065 风之女

068 写在新岁边儿上

070 丈夫与鞋子

073 名人之妻

076 跟着感觉走

079 冬天的颜色

082 拒绝生养

091 关于“张三”其人

095 陌生的男人

098 女性的发现

101 笑谈出门在外

- 105 假洋鬼子的饰物
- 107 一个丫头和三个小老太
- 109 来世做一个漂亮女人
- 111 美容的预言
- 113 当嫁就嫁
- 115 鲜花一样美丽
- 119 家 园
- 126 化妆的困惑
- 128 作家的衣裳
- 131 发型问题
- 134 乱了章法
- 137 成熟的感觉
- 140 遭遇假钞
- 143 马海静,你过得好吗?
- 149 大婚进行时
- 153 微笑签名
- 157 我的梦想
- 159 “有感而发”与“言之有物”
- 163 生活“畅想”
- 166 雾妹妹
- 171 假如我拥有一支话剧团
- 174 “编剧之一”

- 177 粉墨初登场
- 180 哈斯琪琪格
- 183 《女友》，我的快乐老家
- 186 走近章德宁
- 189 您好，平凹老师
- 193 我那与众不同的妈妈
- 197 我看《卖花姑娘》
- 199 真正的人民戏剧
- 203 “穿越时空”的惊奇
- 205 傻大胆儿
- 209 邂逅丛飞
- 221 让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矿工兄弟
- 224 我的资源和财富
- 227 一首朗诵诗的诞生
- 230 感谢生活
- 234 我以为的浪漫
- 237 读吴晓煜先生作品的一些感想
- 243 文工团的女人们
- 246 三个清明节
- 251 附录：小路，在桃林深处……

星星草

xingxingcao

我绕出了那堵墙，那堵矮矮的砖墙，来到了那片被麦田环绕着的长着石榴、柿子、桃、杏的园子。

哦，久违了，我的儿时的乐园！

很久了，自从厂区垒起了那围墙，我便再也没有来过。就那么一堵墙，其实只需比以往多走几步。然而，我终于一直待在了墙的那边。也许，这便是人的惰性？

我是看到别处的杏花儿开了，才来到这儿的。我想：杏花儿开了，我的“星星草”们大概也已经开放了吧？

我寻找我的“星星草”。

我寻找，那应该是开了花的杏树，然而，那几簇“白色的云”已不知飘向何处了。总共只有四棵杏树，两棵，不知为什么找不到了，原来树根的位置上，像是从来就什么也没有过似的生满了草。一棵枯了，成了黑色的“木乃伊”。剩下的那一棵呢？仅开着数得过来的几朵花，也被青白的天色遮掩了。

我没有找到我的“星星草”。

石榴树依然是光秃秃的，它还没来得及吐出油红的芽。

一片灰烬，是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一场蔓延的火呢？

园的东面，是齐齐的一排柿子树。我上托儿所的时候，记不清曾有多少次爬上这树杈……今天，当我抚着那曾经被我们的小脚丫蹭得光滑的树干，耳边又响起了串串孩提时的嬉戏声……树枝上，我们的小脚带上的泥巴早已被雨水冲刷干净了，只是那树皮上被手、被脚、被小刀损伤的

痕迹永远地留在了上面。

我仍然没有找到我的“星星草”。

在树间的地上，留着许多长方形的坑，那是1976年防震时留下的。当时人们争相拥进这园子，用苇秆、塑料布、牛毛毡等，搭起了许多长的、方的、三角形的防震棚。那纵横交错的电线使这儿第一次享受了人工光线的照射……但是，当人们撤出这里以后，它很快就被遗忘了。

人类产生于大自然，大自然始终养育着人类，只是有时，人类过于健忘了……

我终于找到了，在那坑底，在那背阳的土埂上，在那黑色灰烬的缝隙间，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星星草”。

曾经，我举着一把“星星草”跑到妈妈面前：“妈妈，这是什么花？”

“妈妈也不知道。”

“我知道，它叫星星草。你看，它是浅蓝色的，和星星一样；像星星似的小小的；还有，它好像会发亮，老远就能看见；还有，还有，它总是一片一片的，像天上的星星……”

那年，我5岁。

我重复我那久已陌生了的动作：蹲下，用手去摘取那朵朵小花。

我摘了很多，除了“星星草”，我还摘了许多红的、紫的、黄的花，只是它们都长得小小的。我一直想知道所有它们的名字，然而至今，我仍然只知道它们叫小红花、小蓝花、小黄花。

当然，我摘得最多的还是“星星草”。虽然早就有人告诉我，它叫“勿忘我”，但我仍叫它作“星星草”。因为“勿忘我”是所有人的，而“星星草”是只属于我的。我之所以记得它正因为它没有对我说过“勿忘我”！

花中为大家公认的美丽芳香的花儿，是很多很多的。像牡丹、芍药……然而我独独偏爱这不起眼的小花。我总觉得，与园丁所付出的汗水，与人们所给予的赞咏相比，牡丹、芍药们所呈现出的美是微不足道的。而它，我的“星星草”们，它们从未得过人们的帮助，却在荒野中，在不为人注目的角落、树下、石头的缝隙间顽强地伸展出来，走着自己的生命之路：盛开、凋零、再盛开……

我突然记起了这么一段话：“……出头露面的是有福的，知道世人一定在瞧着他必须完成的事业，从头到底干得挺有劲的。然而这样的更值

得尊敬：他们默默无闻地待在不为人们注目的地方，在漫长的辛苦的日子是无酬的劳动，得不到光荣也得不到表扬，只有一种思想鼓舞着他的勤劳……”

——既然活着！既然这世界需要！

是的，茫茫环宇，荡荡乾坤，不仅需要叱咤风云的英雄，也需要默默无闻的小东西。

如果世间只有牡丹、芍药呢？

那是花园，不是世界！

既然它活着，便会有自己的生命的旋律，便会有只属于自己的神采风韵。只是，人们往往太注意那些娇艳的、炫目的了……

我只希望，你能俯下身去接近一下我的“星星草”。

当我抱着那簇小红花、小黄花、小蓝花和“星星草”们走出园子的时候，遇见了我的一位朋友。她说：“你简直像个小孩，好奇心强。”

我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不，好奇心对于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比好奇心深沉得多的观察、思考、爱。

走进外面的世界

故事由来

我与木村由美相识于1987年5月的“在京部属八大艺术院校运动会”上，同属中央戏剧学院代表队。

由美个儿不高，穿着运动衣又极其活泼好动。当时，她只会说最简单的句子“你好！”“再见！”“我叫木村由美，请多多关照”，却偏偏爱跟人搭话。

互报姓名之后，我一字一字地大声问她：“你、今、年、多、大？”好像不是在担心她听不懂汉语，而是怕她听不见我的声音。

“猜猜吧。”她蹦蹦跳跳地做着热身运动，歪着头，一脸顽皮。

“18。”

“高兴死！”她咯咯笑着，“我今年28岁。”

我瞠目结舌，然后做昏倒科。

并非是我眼力差，后来我们成为“铁嘎(哥)们儿”(由美语)之后，每次在一起让人猜我们俩年龄时，所有人都会猜我是姐姐，虽然实际上她比我大七岁还多。

我做了她一年半的汉语辅导“老师”。

木村由美是来中国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住在我们学生宿舍楼对面的留学生楼上。

她来中国很不容易，全靠自己工作挣钱，积攒了八九年，只因“我喜

欢中国”。

中央戏剧学院的位置很吸引人：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环境安静，又与艺术有关，还时时可在校园里见到一些观众崇拜的影视名演员。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将图书馆旁边的四层白楼辟为留学生楼，内有暖气、浴室、公共冰箱、电炉、洗衣机等，俩人一个房间，每人一床一写字台一大立柜一床头柜，一学期 5000 外汇房租。除一楼被小食堂加咖啡厅占用外，二到四楼的几十个房间几乎住满了各国留学生，其中多半是日本留学生，有四五十个吧。

在这个校园里，中日关系大部分时间处于正常状态，友谊多于爱情。中国学生为日本学生创造语言氛围，日本学生为中国学生带来时髦的网球、垒球、“七星”、“KENT”和“请多多关照”。

也有反常的时候：1988 年奥运会足球外围赛，当中国足球队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以比号居中战胜日本队时，学生宿舍楼里的每一声欢呼都带着挑战意味向留学生楼发出。而在学校剧场放映了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之后，即使是平常不错的朋友，见面时，其中的一个也会掩不住眼珠子发蓝。包括我见到由美的时候，也会表现出许多令她感到莫名其妙的别扭。

当然，总的说来，我们是朋友。我给她留下的印象就像她理想中的中国人那样热情好客，乐于助人。

当由美提出由她出钱一同西行的邀请时，我实在抵不住这个诱惑。

“丝绸之路”，梦中的黄金路线，我梦寐以求两年之久了。之所以至今没能实现这个梦想，一多半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在北京上学，面对日新月异的物价，每月六七十块钱刚够吃饱，若还想看看芭蕾，听听音乐会，买点儿书什么的，就只好紧紧腰带了。即使这样，每年生活费、假期路费和做一些小范围旅行的费用加起来，差不多也得 2000 人民币，等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作为学生是纯消费者，我怎么忍心再向父母开口要钱远足呢？

勤工俭学？试过。在一家餐馆端了四个星期天的盘子，一天八小时，一个月下来总共挣了八块钱，仅够买两本一套的《萨特戏剧集》……

“那么，我们一起去吧，好不好？”她问我。当时，她正做行前的准备，我去看她。我的确很担心她一个人走这条线：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语言

不通,又是一个年轻姑娘。

“好不好? 去吧!”她望着我,态度极诚恳。她说过,无论做什么只要同我在一起就会很安心、很愉快。我当然很想去。学校生活看上去好像很有生气,但时间一长就会感到缺氧,像被放在一只精致玻璃瓶里的众多小虫。可是……

“明年2月我就要回国了,这回,就算是我们俩的纪念旅行吧。感谢一年多来你给我的帮助,费用方面你不用考虑。”

“……好吧。不过我最多有20天的时间,只好走马观花了。”我说。

“走——马——观——花?”

“就是粗略地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典故:中国古代的时候,男女结婚之前是不能见面的。有一个青年,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他很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妻,于是媒人就安排这个女的手持一束花站在窗前,男的则骑马从窗前走过。结果,他们结婚后才发现:女的塌鼻子,当时用花遮住了;男的呢,是个瘸子。”

“噢——太有意思了。走马观花,走马观花……”

把她丢在屋里叨咕新学的成语,我去东四买了飞乌鲁木齐的机票。730外汇和298人民币,两张。

出师不利

“出师不利”。我又教给由美一个成语。

我们俩分头离校,说好中午11点在东四民航售票处碰头。匆匆忙忙地赶到那儿,却发现开往机场的班车因故临时将发车地点改在了工人体育场。

一路狂奔,从东四到工体再到机场,踩着点儿冲进候机室,一抬眼,但见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因天气不好,16号9102号班机明日起飞。

先把行李存起来再做打算吧,没想到机场唯一的小件寄存处已经满了。由美拿出护照和一脸笑求服务员,遇上的却是位极正直的女士:“外宾内宾我们都一样对待,没地儿了。”

“唉,真扫兴。”

“扫兴? 扫兴是什么意思,怎么写?”

因为天气不好,乌鲁木齐机场关闭。没想到这一关闭就是四天。

时间总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往后推,我们不敢离开。白天,就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候机室的西餐厅里,要点儿咖啡之类的饮料,拿出书本,她看她的《汉语字典》,我看我的《荒诞派戏剧选》,每隔几个小时去问讯处打探一次。问讯处值班的,是一个长着一张火红的大脸盘的小姐,连站立的姿势都充满威严和自信,以致使人在她面前不得不未开口就先挂上一脸讨好的笑容,而回答永远是:“飞!等着吧。”

为了使西餐厅的小姐容忍我们的“长驻”,我们坚持在此一日两餐,每天光吃喝就得花100多,差不多是我两个月的生活费。很奢侈,却不舒服,尤其是我。

身边人来人往,过客匆匆,外国人比中国人多得多。

隔着一张桌子坐着一家人,一看便知是国内的“财主”。年轻的女人大幅度地运动着鲜红的嘴唇,将汉堡包嚼得山响。我看看四周,幸亏外宾不多,由美也不在,下去问时间了。真为那位女士感到脸上挂不住。

旁边桌子坐的是日本人,我觉察出他们注意我们半天了,无意间目光相撞,对方忍不住问:“Are you Japanese?”

“No, I'm Chinese.”

我开始烦躁,但并非全是因为等待。

旅馆夜话

晚上,我们住到了附近的招待所,双人房间,20块钱一夜,带卫生间,有淋浴装置但却没有水。

躺在床上,默默地喝着兑了凉开水的威士忌,我开始别扭。我一贯最不愿欠账,不论是感情还是金钱。平时同朋友吃饭,十有八九是我抢着付款,哪怕事后不得不吃一两个星期的面包,而现在……

“你是我的导游嘛!”由美说,“应该的,这一路全得依靠你,而且你还得帮我学汉语……”

合理了,但同时又难免有一种被雇佣的屈辱感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不得不面对视若粪土又无法摆脱的金钱时所产生的尴尬。

“我的朋友听说我请了一个中国朋友做导游,”由美说,“又听说由我

出旅费都说我吃亏了,我说,‘别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负责任的人,我们一起出去我放松多啦。再说,这也是我们的纪念旅行吧。一年多她给我帮助不少,感情是用钱买不来的!’”

我更愿意听后面的话。

“真快啊,一年多了,我们俩到今天,好像是无缘无故哇……”

“是。不过说真的,你是我唯一的日本朋友,从前我对日本人不感兴趣,后来我完全是被你的友好和真诚感动了……”这话说得不够高尚,就像一对夫妇在谈论当初是谁主动“追”谁的,于是当年的被动者就感到优越和占了上风。

她并未觉察什么,毕竟,她的汉语还达不到可以把玩文字游戏的程度。但我却马上拿出了双倍的真诚,以弥补刚才那瞬间的“不高尚”。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比互问“你好,最近怎么样”更深一层的呢?哦,对了,那时,她正悄悄而又热烈地爱上了一个中国男孩,她每天都要向我请教一些奇怪的话,诸如“轧马路”什么的。后来,那个男孩走近她身边又潇洒地从她身边走远。由美很伤心,在很多个伤心的夜晚,陪在她身边的人是我。在没完没了的车轱辘话中,我们之间多了很多了解,从各自的经历到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

“你是对的,我和他不可能。不过当时太难受。幸亏你帮助我。人啊!”她说着,使用手搭成一个人字形,“就像这个字一样,没有别人、朋友的帮助,就活不了。”她放下一只手,另一只手也随之倒下。

夜深了。酒和友谊给我们俩人的脸上都抹上了一层红晕。

换 票

终于有换票的通知了,喇叭里的声音刚落,换票的窗口前便炸了营。人们怀着侥幸的心理,分别挤在三个没有挂班机牌号的窗口前。我跑跑去地打听,谁也搞不清楚到底在哪儿,只是异口同声地在骂娘。

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出现了,手里拎着的铁牌上写有“乌鲁木齐”字样,所有的人蜂拥而去,一大堆人顿时在窗前挤成了一座小山。

有几个壮汉,几乎要钻到窗口里面,谁劝也不听,只顾互相大声地招呼着,搬过大堆大堆笨重的行李。